

海外紀事卷二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撰



三月初旬王改作宮內招提居水殿無延客之所相見時稀十方求戒僧投單已有六百餘人自寮舍起居至日用器物一無所有知事商之國師止得容易二字戒子期以十五日進壇讀律演禮後船仍不見到職事僧及一切莊嚴幡供未齊縱無意外之虞結期迫近不免盼望徘徊波羅椰葉之下作客中遣興詩二十七首

三月花垂盡七洲人未過虹消分野雨日湧巨
洋波夏至相將近春風正不多吹來林外笛可
奈爾愁何

邊地歸南極朱垠賸一彎沙明却月岸雲起碧
蘿山澗舍爲漁戶公堂但草菅不須來問禁獨
許放僧頑

稻苗正月半夾岸已含花南畝年三穫冬衣暖
一紗波羅供客饌笏竹作人家何處來調笑媯
然春日斜

落日半窓明空庭散髮行鄉思逢暮切詩意惜
春清鳥啄丁香碎蟲書椰葉輕坐深忘異國非
復客中情

海浪連天拍山根匝地牢風雷空徹夜林木轉
增高犀角文生月仙禽雪上毫水雲元不定隨
處得吾曹

一水隔西東村莊半釣翁路痕沙草改井脈海
潮通人出山邊雨門開竹下風三餐民不足男
婦趨庸中

威重排銅炮奸虞密竹圍折巾知武弁

武官戴
駢高巾

折其半
於後

長褐辨文衣

衣文長
武短

山海皆官府招提

卽禁闡國王修梵行不惜爲民祈

番官親近語彼此意難明豈不共還往其如半
草荆愛吾非有假斂慮已無生轉覺林間籟紅
飛綠放聲

人世何曾異於人自見嫌入喧原不礙守拙敢
云厭玉麈供談笑霜華入鬢髯夜來香花滿架
風細度疎簾

春歸猶作客短杖伴孤行世外依塵俗心空玩
物情魚鳴風漸起象嘯月初生相對難通款人
都無姓名

荒荒明海日到處卽爲家白盡數莖髮紅殘幾
樹花無營隨逐鹿有夢且乘槎織女徒勞贈支
機石浪誇

近榻凌高節蕭疎影若秋蠻雲偏窈窕巧鳥更
啁啾竹密何妨水溪陰欲枕流虛堂宵不掩月
上正當頭

遺民皆老弱少壯盡從軍
八口憑中婦微軀屬
大君木蘭空委露
茆屋破藏雲苦矣閭閻事何
因達上聞

人居水屋四面占潮頭
小草當春日遙山似
晚秋此中如有得
方外總無求偶向沙邊望煙

青出蓼洲

蠅頭書尺牘劈劃寫虛空
小大平舒卷薰蕕任
異同幾稱王蟻穴誰鬪富
龍宮錢重開元字

通用

古錢中華當廢銅

停午風猶熱朝昏海氣涼
濤聲當夜靜雷殷在
山陽屋角喧魚市庭陰列象房

寺後皆象牢

宵分仍

過客通事欵茆堂

一鉢浮游遍他鄉
每自知袖無投謁柬
囊有寄懷詩花影風生帳
蛙聲雨到池老僧健行脚
最喜太平時

高情非敢忘稱物貴知心
過眼草初綠閉門山
自深鮑魚曾有肆
鍾耳久無琴欲謝成連子
煙波何處尋

商賈皆紅粉官民總綠衣檳榔開錦幌閣啗坐
斜暉青絲披髮軟素足踏花稀未解周南意難
同江漢歸

萬水來南國千山拱北辰飄颻能作客經濟豈
無人鳥過風生翅龍騰雨帶鱗看來中外象天
地息烽塵

盧祖歸庾嶺宗風日向南芝蘭吾豈敢蕭艾爾
何堪盡變終成五重離貴壘三學深無擊叩海
燕自呢喃

玉顏仍黑齒笑倚竹門開席地頻畱客紅盤低
作臺蔗漿調淨饌椰粉滑流杯歸路防鐘響雙

雌象伏來捉生象用兩馴牝象夾之而行先路鳴鐘辟人

謾謂海無底交州地獨偏隄邊開相府門下纜
軍船日久竹生米春寒樹產綿民風反淳厚所
賴國王賢

尚口窮多致言行遠在文素襟終浩浩花葉正
紛紛奇字無人問名香祇自熏菴摩羅果美飽
食過宵分

坏土濤聲裏爲都面面通
帆飛知海闊雲斷見
山窮過雨鼉鳴處殘花鳥語中
形骸原自適何必問春風

新萸柔陌女晴日曳羅裾
結草箕爲笠編繩網
作輿方春寒砌菊轉棹折芙蓉
天氣邊南暖

榮獻歲初

正月蓮菊偏開

野衲雲遊慣禪餘亦好吟
才疎甘白首身健值
黃金世路憑他險侯門任爾深
虛名真不尚何必入山林

初十晚王差內監來稱賀云
適才地方報老和上
後船已抵尖碧蘿山下王命澱舍船
先接老和上
人物不日即到矣十三夜入至順化港
次早僧衆到面目黎黑泥垢滿爪
言從二月二十日放洋僅得一晝夜
順風播蕩於七州洋波中者半月見諸
怪異每有大箭鴉飛繞橋上尾羽若帶
矢狀又浪上豎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
乍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
相顧駭異莫敢言說者謂鬼船見則不利
云風濤奮發雲霾滾滾有烏龍蜿蜒出

船左燒硫黃雞毳亂以穢物揮灑得不近傍一夕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羣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更次後審知舵挂其體船稍橫開始隱不見蓋海鯨目電云然不知魚之大爲何如矣飄蓬旣久奇怪疊見睇望大越杳無踪影南風大作人人面如土色西堂虔禱得順風又爲夥長不諳取道再遲兩日水米俱絕將索某等於蜃樓海市間矣言之悲喜命且休沐而退是時求戒僧已盈千而戒期內所應用者國師殊無擔荷適公主到以其事告之主曰老和上卽繪圖開單某持以告王可立辨耳次日王請余領後船僧赴齋一一詳問立時批令各營官分任寮舍限三日落成桌椅器物限十日完繳於是左則雲厨禪堂雲水堂右則侍寮齋堂讀律堂菴主寮中爲戒壇連宵達旦不三四日而工竣其餘器用逐日蟻負於路雲水戒子二千餘衆各供其職國師設小食請懸鐘板整飭規約并題山門聯曰安南國土不二門莫錯過去

順化禪林第一步向這裏來齋堂聯曰砂鍋裏活
煮佛吞有這般手脚始受得國王供養盃盂中生
擒祖嚼無那樣肚皮怎能消閻老飯錢戒壇聯曰
釋氏持律儒者履中總要修身誠意自然敬直乎
內義方乎外君子救幾禪人習定同歸見性明心
端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廿四日戒子進堂威
儀馴習莊嚴刹土闔國來觀莫不歡喜歎未曾有
大學士修啓疊前韻一首專使齋至來啓云

本國學士記錄事豪德侯某謹稽首拜書于上
國長壽石翁老和上大圓覺座下曰揚宗風于
鹿苑導覺路於鶴林集衆風馳隨方草靡恭惟
大圓覺意舍五忍心注八流丰儀凝秋月團圓
法中威鳳氣質霽春風和煦世上祥麟寶筏弘
開珠林重麗方便父智度母好看金鉢東來慈
悲子法喜妻快覩木杯南渡智水從來滾滾慧
燈到處明明某生忝偏方學慙僻說興詩立禮
何曾趨鯉之庭摘句尋章遽已移鴻之志步步
思由正路兢兢恐惑他岐禹之功旦之才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孟之巖孔之恕古何人哉今何人哉雖觀海難則涯涘然十室必有忠信曩受施來厚貺本懷共處之芝蘭聊將引見薄儀豈議相交之桃李尚擬鹿鳴有日豈期雁幣無緣難免自慙但推兼愛幸得訂訛之字再承續雅之詩彰慧日於文江便識竿頭之有路煥祥雲於學海敢銘五內以承恩曷勝希慕之懷不覺舞蹈之至竊聞古詩之作可以興可以觀多取草木禽獸之名不過咏性情思無邪而已所貴者忠厚之意所賤者浮薄之文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况菩提摩訶般若本來無一物也如摩訶無物是無月也菩提無樹豈有月乎般若無帆豈有風乎詩人所作不過以清涼比風圓明比月以形容性之一字色色空空而已豈有真月真風而論菩提摩訶般若爲當否哉古人云摩訶本真如之體大無外小無內天不能覆地不能輿光明普照無處不周又云摩尼之現五色淨月之起毛輪此直指全提之說非駕

一偏空說也摩訶之月特以是耳茲承教政不
得不辨未知是否幸勿見怪賣水於灘也素聞
大圓覺高風度世善道濟人敢陳譏諷之辭庶
允休休之量嗣容踵叩飫聆玄提未爲晚也餘
情縷縷不宣

儒釋源流兩箇洪非相關處亦相通慈航釋載
圓明月經楫儒持正雅風懸鏡梵門高衆見回
瀾泗派洗塵蒙遠來將以利吾國信有因緣大
化中

啓中詞意宛轉抑揚頗韻惟摩訶真如之論牽合
未當不能無一詞相告也遂和疊韻復啓曰

某合十復啓大學士勳侯閣下伏以惠風和暢
沛霖雨於蒼生慧日澄鮮樹屏藩於繡甸軍民
同慶遐邇具瞻恭惟大學士翁記錄座右現世
神龍行空天馬才兼文武羅象緯於胷中爵列
圭璋統旬宣於闡外握春王之管弭筆丹廷懷
霽月之心簪纓紫府重以學儒識佛從格物致
知直探性命大源兼之講易見天自畫爻觀象

上遡陰陽無極有如張無盡作相臣會頌德山
托鉢還似李遵勗爲都尉能知谷隱家風殆欲
銳志上乘豈肯甘心外道朱之博程之深未見
其人曾聞其語參之唯回之愚徒懷于昔竊歎
于今老僧愧未讀書敢云識字行來五岳謾攜
笠裏乾坤渡去一杯偶挂杖頭風雨本擬法調
狂象原思鉢制獰龍網布漫天奈焦冥蟲未堪
入眼竿垂曲月雖赤尾鯉難許吞鈎緣世出世
間貢高日甚久無吐握之風有人有我去聖時
遙莫問滿盈之噐造廬絕跡倒屣無聞乃辱書
聘於賢王更拜嘉貺於國士大人曾未利見先
逢令子阿戎空谷尚杳足音早奉佳辭幼婦自
顧邯鄲學步謬同引玉拋磚相見大巫妄擬點
金作鐵無非欲就教君子豈不應請正方人竟
承高論懸河幾令瞿曇杜口竊惟六經載籍古
聖已發性道之淵涵諸子遺書往哲悉闡微言
之祕奧傳之於後作之在前方當佩服不遑焉
敢研窮稍懈故師心創作聖人尚且不居準古

憲章賢者庶幾可勉况幸生明備應使一事一物考其來由既奉典型必教一文一辭求其出處觀六臣之解文選始知字字定有從來讀道元之注水經愈曉段段皆歸典確是以學譏杜撰書戒無稽良有以也如言詩三百篇之後必及四唐唐詩必稱李杜試卽二人詩中用風月字摘一二句言之如李自古風云蟾蜍薄太清蝕此瑤池月則本沈約詩白雲自帝鄉含吐瑤池月又長安一片月則本徐陵片月窺花簞又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則本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杜甫前出塞詩云已去漢月遠則本張正見詩霜樓明漢月又中天懸明月則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又山深苦多風則本魏文帝谿谷多風從來漢魏後人用字用句未有無本而創作生澀者如此不能悉舉畧見一斑至於菩提無月之月般若非風之風非耳目所見之真風月惟可默契不可以言說也若以清涼圓明比擬空活關畧而稱性是未透性關

教家義理不過學究見解豈可便爲直指全提
以此爲是不知早已曲缺了也此老僧不能無
說者况將天不覆地不與一句搥頭語強作主
宰便欲瞞頂掃蕩不顧殃及他人蓋未明正偏
回互玄要縱奪之旨儻侗禪流十箇五雙深乖
妙密全提願明公毋爲此論也吾家宗旨有權
有實有照有用坐斷兩頭中間不立故合處有
分分中有合分合自然又非強合強分爲極則
如水銀落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分者合者走
者住者同則同而異異則異而同一一相別而
各各相到如是方可稱大無外小無內此亦權
下明言畧爲標指倘置指端之明月依先總不
是也據摩訶般若菩提三者各有名分若槩以
本來無一物爲定論則落偏空無記之斷見矣
本來無物之說吾大鑑祖因秀公妄以身心爲
菩提樹明鏡臺故直示無樹非臺破其執有執
有旣非執無豈是不審之乎且般若風菩提月
乃香山看山作詩贈窠印二公之所來也考之

摩訶月於事理法喻內外典籍皆無出處焉敢
自欺而不直陳以至開罪執事乎梵語摩訶此
云廣大二字西域贊揚廣大之義真如卽發生
萬有之性體故古人云摩訶般若若贊揚智慧
之廣大非以摩訶爲真如之體苟是則頭上安
頭性體豈有兩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吾終不
敢曲從摩訶月爲諦當也使論詩止取命意不
考核其辭徒思取其大而不周於小幾曾見太
虛中空空色色有一不布置精詳者哉然此舉

其可知者言之未暇深談也來教詩也在詩言
詩便可卽詩言禪離詩言禪不可以言詩愈不
可以言禪而言詩耶疊韻佳章字字珠玉領益
良多獨第四句經楫二字老僧學淺未明出典
倘用散宜論註云經制未諳如舟無楫係論經
制假舟楫作喻若以經楫連用爲詩則累於詩
亦累散宜之論二者皆莫解矣或用譬彼涇舟
蒸徒楫之則當用點水旁非糸旁未知是否更
望有以教我覩縷荒言疊竇高聽聊盡野人之

見用酬國士之知將來向往籍畱心或可恕老
僧饒舌知公過量定獲見原方擬虛懷以承雅
教戒期既近良覲非遙復和原韻二章祈爲斧
政

大荒浩渺鼓波洪萬里梯航往聖通蔥嶺自畱
空榔屨尼山人咏舞零風寒原仍有靈根在古
道相將蔓草蒙深愧我來無所事聊爲指月海
雲中

呼吸滄溟氣勢洪千川何處不流通詩成國士
窓前月花落空天座上風人負才華稱傑出自
憐年老學童蒙于今仁義尤難語惟有消歸一
笑中

四月初一傳沙彌戒王設放堂齋表禮親到拈香
請上堂法語別錄先日除道凌晨有紅盔軍辟人
於一二里外道從無他執事左右排金槍金刀長
五六尺乘螺蚶轎如騾轎狀輦軍十六人獨高大
散髮赤身止一繩纏腰挂片絹掩其前編爲繩夾
於臀後腰間求戒土僧伏迎山下國師兩序迓於

山門余候方丈王戴冲天翅紗帽玄道袍剪絨涼鞋不襪入殿上香禮佛已顧繞戒壇鋪設大喜歎曰得老和上來方信法門廣大莊嚴爲非虛也進叅方丈國舅蟒袍金刀侍進茶果素食不御內監攜茶自給談多佛事軍匠寺垣外兩重外重長大虬鬚鬚少或假飾之戴描金紅木盃紅緞襖魚貫接踵執金槍立內重精悍少年裹紅多羅尼巾線剪絨襖執金刀如外立刀槍衣柄漆櫻桃色王出殿則轉面內向入則側立無參差者籬外數千軍座中惟葉聲鳥語而已陞座時王炷香禮畢設平座西向靜聽微笑如有領畧意及下座見當機皆中華僧及余隨杖兩序謂其本國僧曰汝等平日多有自負明佛法了大事者今日人天衆前何無一人臨筵決擇箇箇目瞪口呆如木偶從此休得妄矜詡矣有怒意余曰王勿異也法座之下棒不容情卽行脚老叅久親名宿於本分工夫有幾分見地尚向座前納敗闕豈可責之初發心戒子乎且不獨學人當此酬唱爲難卽堂頭長老毋論其

法語見地何如登座時容貌聲音已非容易必法
眼圓明手脚便辣得無礙辨才而又須具威德相
乃能舉度安閒吐詞明亮垂手接人令當機者言
下領悟每有承當知識平時手眼通方一登寶華
王座頓然神衰氣蘊喞喞不能發言者爲未具威
德也不然人天供養四衆禮拜豈細事耶王聞而
怒解坐談過午欲觀傳戒國舅三速王乃起身復
曰弟子自幼聞佛法二字便生敬仰每逢緇衣便
生歡喜不知前世元是何人來作何福業於異國
爲王願爲詳示使宿命不昧身佩慈德始辭去因
走札報云

本欲只作不相知大家說些春風客話轉見新
鮮覺有一番生趣忽然問及不知前世原是何
人來可謂曲終人不見江上一峰青若將此中
情弊直告未免逆耳也不然自己來歷何反不
知莫非被富貴兩箇字結成三尺暗堆在眼睛
前遮瞞過了以致降本流末尚可全推隔陰之
昧乎不見蘇東坡自知爲五祖戒後身賦詩云

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東坡亦功名富貴中人何不隔陰昧却凡天下居大位享大名高官厚祿之人前生無不坐破幾片蒲團而其不得卽入果位蓋因道心有時閒斷世心不得盡淨偶一失照依境轉念不覺投入世網內今之使順風扯滿篷者皆由願力少堅功行有漏改頭換面忘其本來日遠日疎漸漸沉溺及欲復歸蒲團再整初心不可得耳苟能將歸蒲團之人雖處順風不扯滿篷視王侯如草芥珍寶如瓦礫麗聲如惡臭美色如穢腐身居塵中心依物外孜孜慕道求師友提攜如雲與雲似水與水自然合成一氣分拆不開此其不違本誓直至證果而後已也否則齧斷菜根踏破草鞋有何滋味勝得過食前方丈姬妾成行輿蓋軒昂繁華靡麗而人肯舍此以就彼哉噫實與言之在昔與我同發足來不意你走錯路頭又向他家形山打箇轉身却在這裏做國王反問幾世修來到王位並忘了不以一佛二佛三

四五佛而種善根乎至此樂則樂矣但恐十使
八風吹入萬丈泥窩裏一脚陷下去急忙拔不
出來甚爲此慮所喜不曾深墮七情五欲坑中
猶記舊時影響想到廣東尋訪老僧何異坡公
依稀猶記妙高臺今日覲面相逢還認得否苟
若認得便認得自己本來面目不待指月而自
明也夫神龍之爲神龍以其能伸能縮飛騰變
化不可端倪將來王之變化飛騰反木歸元肯
讓神龍耶故老僧特贈法名與龍別號天縱道
人從茲向後惟願藏其首而顯其尾將來大轉
法化則從上佛祖于常寂光中莫不加額矣豐
干饒舌有隱乎爾哉

初六日傳比丘戒國母王兄設齋法語別錄王宮
梵宇落成索額聯爲題曰覺王內院大殿聯曰等
覺地爲妙覺地誠心明心同入三摩智慧真如藏
阮王宮建梵王宮在世出世總成一片仁慈大道
場前殿聯曰海水淵涵滌世界灑煩囂風起清涼
月殿蓬山疊翠奠邦畿作磐石花深潔淨禪天殿

前柱聯曰月面雍容不卷夜明簾靜裏森羅萬象
日輪照耀常瞻金色相光中普現千祥後殿聯曰
十身調御應現人王合作佛心德主萬德莊嚴自
成寶所坐深香海宸居羅漢堂聯曰天台山上乘
涼袈裟忘記石梁橋撞碎虛空豈是分外作用香
積界裏應供草鞋錯落蓮花國踏翻水月無非箇
裏神通殿前門聯曰佛德及羣生淑氣氤氳結寶
光於慈室王猷周八表祥風披拂開覺路以端門
王就內院結壇佛誕日率國母公主后宮眷屬同
受菩薩戒王自爲一壇是日酷暑體胖跪久汗透
重衣引請語王少坐應禮時則跪拜王曰吾年少
戒範乃所樂不以爲勞也跪受訖起復作禮求開
示老僧累驗其信根堅固求道真誠因喜而囑王
永爲護法金湯書卷示之曰

世出世間道無二致儒教唐虞言中孔子言一
中庸言誠名稱不同而根源則一一者何卽心
而已得乎一而心正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
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一切用人行政

兵刑禮樂若粗若細無有不知之明而處之當者所以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君得一而天下平正此道也惟我大雄世尊爲人世自己分中有一着未了的大事特設以教則脫盡根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印心故西天東土五宗分門無非要使了明這一着子遞相印證所謂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儒者道在建立作有爲法於這着子存而弗論佛趨無上於這着子論而不立是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嘗道着一字殆爲此也觀王聰明仁恕度量寬洪統理庶政體恤臣民濟人利物遠近貴賤無不各被恩澤又能孜孜以出世大事因緣爲已任豈非應以國王身得度卽現國王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二者於王分而不分者矣獨爲向上這着子特請老僧開示若論這着子人人具足箇箇不無又要何開又用何示可奈大地衆生無始劫來識情障却展轉輪迴不能脫離曲勞世尊

於正覺山前夜半覩明星震聲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不曾證得可謂賣肝剖心難逢售價人也茲者喜王身居王位不昧靈元依然衲子行履皆由宿生般若種子熏習深厚故於少年極富貴最樂場中便於此事信得及此一信字爲斷除煩惱本直入如來地苟於這一着子如是信得及把得定決不肯受人瞞頂必要究竟到透頂透底老僧別無巧妙惟請看箇話頭無夢無想如何是我主人公不得將意識卜度不得將義理詮解把這箇沒滋味沒下手的話頭頓在心頭晝三夜三口憤排地定要討箇着落無論坐朝理政事時炷香拜佛時乃至飲茶時喫飯時喜時怒時與羣臣相接時侍奉母親時與妻兒聚會時行時坐時臥時觸境遇緣時或好或惡時獨居暗室時不得須臾放舍莫道沒滋味沒滋味中正絕好滋味莫道沒下手沒下手處正絕好下手看來看去日久月深驀然因地一聲摸着娘生

鼻孔方知原來在面上到此田地不妨將唐堯
虞舜孔子子思以及西天東土佛祖五家宗師
一脚踢倒扶起衆生作箇過量大人何快如之
雖然如是長壽拄杖子亦未肯點頭在何故千
聞莫如一見今王皈依老僧受持菩薩大戒成
就闔國僧徒皆秉金剛心地具足戒爲功德主
建大道場作大佛事修大功行解大法義是故
佛以金湯護法付囑國王大臣王旣身作佛事
自他普利又於向上這着子務要了明以求開

示老僧因以紫羅衣一頂書此爲他日悟道契
券惟王護持自肯方親不負老僧拭目之望

王拜受謝曰老和上開示某不敢忘自愧宿習深
重不能通達向上事恐負慈旨耳余曰昔靈山會
上原以外護付囑國王王但從信根證入將來解
悟自有期也踴躍作禮而退暮返禪林爲王兄醴
泉侯韶陽侯并該伯衆官傳菩薩戒次日爲衆戒
子圓菩薩戒王兄公主諸戒子設齋王命元老東
朝侯齋禮請上堂法語別錄越三日率國師兩序

領新戒子行古佛乞食法於國中兼謝王成就功德王搭紫衣兩僧持加持錫具侍迎於西便門幢旛引道兩序僧并新戒一千四百餘衆各搭衣持鉢步立整齊同音稱謝王莞爾喜勞延兩序入供齋待新戒茶添鉢錢三百貫米一百石着軍人裒至禪林寺戒牒悉鈐王印別歸次日腹患大作王聞差內官持書訊慰卽復曰

來札云老和尚之勞精壯後生亦當不起在暮年人焉有不病惟願安閒調息爲慰覽此極知道愛之深然勢有必不能撒手也老僧亦謂在家人不能清閒自在出家人正當以此受用不覺出家做了和尚莫說受用自在連箇閒字更討不得何故修造叢林忙煞接待往來累煞應酬筆墨苦煞調御衲子難煞撞着魔業氣煞拉扯不了笑煞到此地步焉得清閒以已度人吾恐大越國王亦未必有清閒自在耳在世出世同一忙字但忙中畧有不同在家之忙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因功名富貴妻兒老小所謂爲已

也出世之忙必因佛祖法道接引後昆所謂爲人也殊不知爲己的都爲了別人爲人的正爲自己此猶克己復禮爲仁展轉之機同鼻孔出氣也要知己私也禮公也己與禮公與私四者一箇也所貴能克己復禮者背私向公全私卽公仁也不能克己復禮者向私背公全公卽私己也故不患乎仁不仁患在克不克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此始有工夫做矣老僧之忙就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中轉一轉則爲人正爲自己所以自肯累出病來終無厭倦如世人之忙乃爲他人作嫁事衣與自何益吾不做箇清閒自在人肯累到今日與病作對頭不亦是箇真老默子乎昔維摩示疾文殊往問一默而開不二法門今老僧抱病德主差監官持書慰問不覺瑣瑣且道維摩之病與老僧之病一默一言是同是別請下一轉語

十三日差太監頂禮云明日王出演武塲操象半月始還欲請老和上一觀允否余諾至十五日黎

明內監速登舟水浸三五晨星高林雞唱宿霧將
收去棹逶遲十許里微聞煙際嗽嘈內監報曰至
矣比至男婦觀者匝四五里軍監辟人前導王爲
臺當中旁一廠居王象象獨高大左右皆布列屯
營象廠菱蒨蔗把具焉臨發十象爲偶西立背馱
丹漆木鞍狀如斛三人紅金盃綠剪絨襖執金鉤
槍立肩坐一奴執鉤束五百軍執刀槍火具去一
二里與象對先縛蒨爲人如軍狀樹于後臺上號
旗招動諸軍輪刀槍奔象前火器齊發煙燄迷空

象兀不動須臾銅鼓連響軍奮前觸象奴以鉤斫
象首武士鉤其股羣象騰踏直趕軍退走伏避象
各以鼻卷蒨人而還稍後則鉤槍並下皮開血出
甚至困仆不能起者畢以此分殿最焉王具言本
國山中犀象成羣要拘生象用兩馴牝象誘夾之
以大纜絆其足於樹間使不得動飢渴之數日奴
漸迫近之飲食之少習兩牝挾而歸撥於某官管
下五十軍供給演習年來東京占城之捷多象功
也先王時有一象摧鋒陷陣主將爲敵所殺鼻其

屍奔山谷中瘞之回身奮怒觸突縱橫軍乘之大
勝收軍後長跪帳前導人收主骸歸葬遂不食死
至今義象塚存焉因問中朝演兵操象事余爲細
陳演武之法作操象行懷拜將軍云

國王一一修供養艤舟晨請看操象曙色林煙
未辨花淺瀨蘋風吹蕩漾十里已到演武場四
邊人立如堵牆袞龍高坐披髮主錦袍侍衛神
飛揚大越象卽冀北馬肉蹄蹴踏常被野遣熟
驅生雌制雄飢之渴之鞭捶下調來在苒經數

旬國家養象勝養人日食豆粟各一斛刈芻軍
士還苦辛先期半月出點視長牙短牙牝牡異
五十蠻兵擁一頭進退坐作趨人意今朝四月
日方長紅盔白刃搖波光背上鞍馱三武士手
執矛森列霜東偏十象排作隊西軍五百與
之對白旗招動軍向前火噐連空初發櫛白旗
落下青旆升象奴斲象勢雲崩擒回芻備有遲
疾官奴以此論降陞須臾操罷別優劣無限皮
傷腦出血何堪困憊臥沙場奴受鞭笞官受黜

稱述昔時一象勇且忠官軍駕出當先鋒主人
陷陣格鬪死鼻卷遺屍瘞山裏回身直突敵重
圍軍士乘之莫能抵歸營長跪大將前倩人收
主骸山邊從此不食竟飢斃至今象塚畱荒煙
王曰中華武備可得聞爲陳嶺海拜將軍登壇
廉頗真老將部分熊虎如煙雲將軍較士不專
武生平仁義爲干櫓身與士卒甘苦同軍亦親
之爲父母功成獨屏大樹間輕裘緩帶何翩翩
棄人用獸猛不取刁斗不設高牙閒盛朝有象
占太平天子郊天馱寶瓶立朝御象將軍俸渾
身錦鞵垂珠璣時將此物戒官吏應念焚身因
有齒

生平最苦熱一日溽暑迴憶故山此時林花正放
坐澱心亭剝菱削藕受四面荷風誠爲快事偶見
案瓶蓮花一朶命行人徧覓鮮藕絕不可得盡道
蓮但花葉而不長藕因知花葉藉水而生藕必資
土始長此中一片浮沙無怪乎緣花問藕之無得
也彼樹德不弘而致飾於外者其大越芰荷之謂

乎隨有道余嗜水果者皆爭以鮮果獻庫寮充滿
狼籍大都波羅蜜西瓜香蕉椽果之屬濃甜非所
好一日王以竹篋實椽果差內監相遺稱上品佳
果特供老和上心竊易之細視覺差圓大用利刀
薄去其皮片削之入口香美清甜與他所遺自別
更與粵東生則酸熟則爛者迥殊乃知藏典所載
菴摩羅果此爲正本歟今輿記稱菴羅果而逸摩
字俗稱椽果全改其名雖名稱固有差訛而物亦
自分優劣然則因物而不遯其名者旣非由名而
槩信其物者亦非也三日前韶陽侯以錦盒饋荔
枝十數枚厚皮大核與粵之新出糖膊相似已是
此中之絕少者將欲上擬黑葉進奉尚邈乎不可
得安所望凝冰挂綠乎以椽果與粵較此爲最以
荔枝而與粵較則瞠乎後矣惟此則人固不可一
長自矜用人者所當節取也歟因食荔枝成懷張
方伯五古一章

我來古交州苦熱日瘦黑空階步夜涼舉頭近
南直睇望紫微垣迢迢不可卽耿擘帝座旁餘

光照薝蔔芰荷花露泫池魚躍月汐託根脩樾
間弱荔終能植况復舍生倫豈不獲休息召伯
久巡行甘棠遍南國交州隔大洋又爲南最極
前朝入版圖郡縣定法式在昔黃尚書布按有
威德後人措置乖無由安反側悠悠數百年至
今成絕域縱懷向化心遽敢修貢職一聞禮教
論輒起自嗟唧獨恨華彝音聆之各不識言貌
妙有神翻譯胡可得波羅味過甜檳榔花澀齋
不及荔枝香五月遙相憶清泉浸玉盆從容公
退食趁此好南風歸帆駕雙翼

王卜於廿四日延隨杖十衆熏修大悲陀羅尼懺
一期一爲今年請余到國雨暘時若物阜民康仰
酬佛祖龍天之恩一爲五月十八誕辰預祝遲恐
朝務紛綸不能清淨如意先期齋戒訪及應行事
宜余曰齋者非徒潔口體思慮而已必舉家國上
下清理整齊無一人一事不得其所始滿王齋戒
分量旣承延訪當清冤獄釋繫囚賑貧乏起幽滯
弛厲禁恤商惠工濟人利物之政一一舉行至壇

儀所用供噐及僧衆衣具花香等物另開單製備其日將領衆入宮適一婦人執紙號訴叩之言其夫曾文老閩人也犯重罪當死繫獄待決水飯絕餓而先斃妻備棺草殯置諸壑箬覆之五日後爲羹飯往奠微聞棺中呻吟聲迫而哭呼之曾知其爲妻也告曰吾罪未當死閻君放回且語以往求廣明大士吾當活矣妻馳報地方官開驗氣奄奄焉未絕也爲糜飲之仍繫以待王命竊村老和上大明人從廣東來所謂廣明大士殆其是乎可以活吾夫矣萬乞垂慈哀懇切至方言中華皆稱大明惟知先朝猶桃源父老止知有秦也余允而去以其事告王立爲查釋因而罪輕者悉放重者減等善政舉行而頌聲作矣於是布挂旛幢羅列珍玩香煙馥郁花氣氤氳自成國王供養僧衆沐浴進壇自頂至踵皆易新服梵音嘹唳儀容粹穆觀者皆恂恂起敬信之容每一進王必於外壇修禮與僧衆同臥起不少懈請余宿內院作證明暇則商確古今理論政治所以導之緩刑尚德愛軍厚

民通商薄斂不一而足悉開顏信受自恨其年少寡聞也坐談間忽一內監從外來稟番話幾句王遽出聞外殿鼓三通經久王始入猶喘息不定余怪而問之王曰適軍營失火倉卒往救致失陪奉耳曰王親往與對曰然不待駕矣吾到庶官軍齊赴救也余曰惡是何言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千乘之君上關宗廟社稷之重下繫生民萬姓之安而輕身湯火雖云德被羣黎然保無曠夫怨卒窺伺行徑或故縱火以誘王出驚犯駕前不亦殆哉所以王人出入警蹕非無謂也王聞失色曰然則奈何國盡茆房歲有火患動延數里不救則民其爨矣曰是有道焉王當設令箭國中急事須王行者命內監同軍官奉令箭往令到卽王到矣令到官軍有不赴者罪無赦如是則兩無所妨矣王悅曰非老和上愛我將不得聞此言凡累日所談及聞見中有爲國爲民之政願求一一開示將鐫之朝門永與臣民遵守也間臨池垂釣或蕩舟採蓮邀余騎象各乘一頭囊沙令象拋擲國有象刑

罪犯重者發象拋起數丈仰齒插之洞胷穿腹須
臾糜爛勸之爲除此刑燄口之夕部洲壇儀鋪設
已定陰雲四布風雨不止王仰視躊躇云安得一
夕晴明使法師放食如意作圓滿佛事便妙耳余
以王一期功德費數千金精誠備盡遂爲祈禱卽
持穢跡金剛神咒一百八遍化符兩道稍歇再爲
持咒四十八遍風雨漸息已而雲罅露出青天頃
之斜陽返照鴟吻之上徹夜星光皎潔王踴躍禮
謝欲學此符咒余曰學則容易要須靈應必以歲
月修持感格而通始得隨機應用王曰願求授持
次日辭歸更乞余將日逐所談政治一一錄示因
陳立國政約十八條皆惜軍愛民便商利國紀綱
法度一應禮節語繁別錄王閱甚喜語掌事內官
曰吾國法度民情素失大體今蒙老和上爲我以
中華禮法開列條教十八則當刻榜府前曉諭文
武軍民人等知悉另設牌二十四面分類標明如
有違條犯法者許被害抱牌進告無論王親國戚
文武軍民按法問罪永爲國政云

海外紀事卷三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尸翁撰

余以暫假南來北行有待常住修造未了大眾懸望決計六月卽理歸帆客有以此意達王前者王惘然曰此雖下國荒涼老和上旣惠然肯來縱不堪三年五載亦勉畱一二年畧盡遠迎供養之心何遽言歸忍棄人熒熒孤獨也次日延進宮深談欵曲記自初見時首勸之入貢請封以正名位至是將歸言及我朝

太祖

太宗忠厚開基

世祖皇帝仁慈丕創鴻業又能崇信三寶延供玉林
木陳和尚于蕉園 御書敬佛二字并遵梵網經
具戒比丘爲出世人不應跽拜天子王侯頒行墨
刻一卷銀鈎鐵畫足爲後世楷模好讀書手抄古
文數尺佛相伽藍俱七寶莊嚴送兩和尚還山無
一不令人歎仰

今皇上復神聰天縱文明武備蕩平海宇久道深仁
賑濟飢荒豁免數省錢糧天下萬民畏威懷德尤
爲不世出之主文武羣臣仰體君心茲兩廣總督
將軍提督司道諸公皆清廉正大坐鎮百粵爲政
以德法令以嚴溫厚和平不怒而威軍民稱頌深
得封疆大人體段誠熙朝有道之時王當進表歸
極無復遲也王曰今聞老和上親述始得其詳然
某猥處海隅素昧禮教向化之心雖有爲小國從
未請命通貢設使驟然拜表邊界大臣未必便肯
齎遣上達則徒費往返矣老和上旣不允淹畱下

海峽總纂卷三
國還山後將某情陳述於粵中當事許貢信來備
就土物而後修表舉行斷不爽約也并問中朝內
外老成柱石以及清華英俊之彥余據內大臣及
閣部諸君子一一舉所知以對晚歸禪林爲寄丁
常侍洽光權使五古一首

眺攬大越勝曲如折釵股沙磧耀銀光蒼山堆
翠羽美人行不來野色自終古眠花犀象多齒
角亦可取孔雀啄花藤龍腦奇楠樹以斯貨四
方因之集商賈田稻歲三收不糞任沃土笏竹
當城垣驅象作軍伍雖不明綱常尚復知臣主
問我中朝彥承恩近誰溥爲述丁黃門奉命
來大庾耳目寄親臣邊關託肺腑衣賜御袍新
天廚分玉脯本朝清華士如此不多數浩浩恩
波長行將及海滸使來正采風旦暮還入輔大
越請貢心歸爲陳縷縷

國中風俗民最苦土田甚稀穀不足以贍土著順
化會安一帶俱仰粟他境土音喚飯爲甘不易得
飽或以魚鰕蔬果當飯饔飧無常期也依山阻海

稍有平沙卽爲民居隨戶口多少爲一社社有該
有長有田則種稻輸於公者七八私得二三而已
餘但漁樵所得歸於該長給還而後敢取然猶歲
納身稅錢十二千竹木鹽米綾絹一切物料各隨
上貢王有公事該社差撥往役裹糧以從市肆買
賣皆婦女無內外之嫌風俗節義蕩然矣每視其
民亦非愚頑不可教化者皆由上人教養之政不
行誠得聖君任賢分牧閑其一往邪辟教以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使率循於大道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安在蠻貊陋俗不轉成華風樂土耶惜乎生民
之不幸也感慨因懷陳廣州

昔日五仙騎五羊今朝五馬駕黃堂仙人雖去
歲常稔太守自到民又康廣州覈縣一十七連
山枕海萑苻窟當寧經營數十年閭閻耕鑿事
粗畢忽逢大水天降災我公此日下車來淋漓
露冕往安集中宵蒿日空徘徊稻田穀熟浸糜
爛亦無荔枝與龍眼尚傳寶玉此鄉多使橐金
裝上魚貫石門泉脉草離離明珠翠羽至今悲

幾度經過動懷古清風長匝大夫祠誰道古人
不可見君與吳侯成一片別來歲月噢咻深士
習民風定丕變憶君真切爲生民數採荒唐及
野人飯我維摩香積供還承移贈篋中珍荏苒
相違更五月日南邊鄙嗟雕結安得如公教化
開一變彝風同百粵

世界無所謂華彝自聖人出而分之耳草昧之初
茹毛飲血不識不知與禽獸無別迨生聚日繁奸
頑者遂以權術相雄長究竟非以道德服人也於
是天生聖人不忍同類者相傾相軋等於禽獸爲
之兵刑以定暴亂禮樂以化奸邪政教漸興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尊卑貴賤莫不蔚然有秩有序遂
成文治之世是華亦自聖人而得名也若夫山海
間阻聖王征討所不及聲教難通自爲君長久安
於鄙陋朴僿之習不復講求乎等威度數雖成定
分然勢力相服首不免於戰爭獨士卒甲兵衆人
長技至取威定霸非設奇神變何由自立於不可
勝以制人之可勝乎故國中多談武備不尚文德

余到大越有四朝元老東朝侯最初請見與若子
文職世男皈依老僧此中人喜詐僞惟東朝喬梓
與人交素心平實不以勳名富貴矜詡冲澹有華
夏風亟以數學奇門遁甲等殷殷請益余曰方外
朽人未嘗從事於此曰否則老和上在王府作佛
事圓滿時何能立止風雨素聞結茆華山曾遇異
人秘授求之再三言及五行衍遁元爲救時方便
之法每因荒旱祭風禱雨偶一爲之世人所傳者
此耳今不難舉以授公但可傳者法而用法在人
必精誠專一歲月修持使法成在我方能變化無
窮臨機不爽不然徒守其法而形幻多端安能隨
機應用無所窒礙耶時彼拜求懇切不休言老和
上大慈肯傳弟子誓辦一副肯心不論十年五載
必求其法感格相通而後已將盡此生形壽奉爲
濟民利國之事斷不敢損人利己取罪上天也余
念其誠懇篤信聊輯五行衍遁祭煉日時尅配度
數大槩與之并爲序

大凡人耳目意想所能及謂之常耳目意想不

能及謂之異奇則神明不測尤異中變幻倏忽
莫可端倪能奪造化之權轉生殺之用而宰制
於先者也蓋自陰陽既判秩分五行於是權在
造化尅制限定而不可移惟奇則直取混元一
氣之機在鴻濛無朕之始驅陰陽破五行爲造
化之權所不能制然其爲類多端上而天下而
地中而人其間若法若理若事若物各分門類
凡動靜取舍行止進退一切從此出入自然出
人意想之外而常足以制人卽造物亦所不能
限所以有時而衍則布散無窮有時而遁則消
歸無有有時卽衍卽遁則減多爲少有時卽遁
卽衍則雖無實有轉衍歸遁則以生用殺轉遁
成衍則全殺皆生故衍中有遁遁中有衍神明
變幻不可窺測者非同奇門也要以方位之陰
陽五行有定而生旺死絕因之年月日時之陰
陽五行有度而孤虛旺相屬之當生旺之方又
值旺相之度全衍全遁雖可取勝尚恐機或差
之毫釐當死絕之方值孤虛之度惟卽遁卽衍

卽衍卽遁可以制吉尤貴機轉於矚睫其法貴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能取混元一氣之機者
信非其人不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此也今分
門別類以傳其人修持者其慎之與其慎之與
聞大學士豪德侯閱余論詩談道復啓亦雖歎服
終以摩訶爲真如體之不謬知彼認病作藥自以
爲是旣在見聞何能隱默不以忠告發明因再書
與之曰

前辱華翰戒期在邇草率報謝未盡私衷茲細
由繹大教如坐春風和靄中也昔李都尉有天
雲瓶水之作與藥山莫逆諸方傳爲美談今君
侯高吟見惠般若風摩訶月更以清涼圓明之
論不讓李公於前矣士君子中求一畱心吾道
者豈但星中月雞中鶴直如火裏蓮花得不並
駕李公而稱雙美乎若皎然靈一諄諄以聲律
辭華受知嘉祐長卿輩又何足與君侯道哉夫
位至三公權衡六部不離七情五欲勢利聲色
之鄉而置身澹漠不爲富貴汨沒非於無量千

萬佛所宿植靈根深抱良知而再來安得至是
耶老僧幸叨錯愛不揣自愚竊謂尊作中所云
摩訶乃歎大之稱般若係智慧之種摩訶原無
定體般若本有來由素聞般若風未見摩訶月
卽使以摩訶言大月而對般若風雖字是義非
句到意不到也况近體七律律法應嚴忝在道
交代易菩提月對般若風不亦穩當前報小札
未盡言者以君侯爲慧業文人自有會心也不
意來翰復示以摩訶爲真如之體圓明比月是
則是矣不知將真如作何物而可以摩訶爲其
體請此一會始不惑他岐路正好百尺竿頭進
步也不然直饒言言歸體句句朝宗盡駕一偏
空說矣老僧直陳左右實愛君侯不從他人口
角取涎特立識見劈空硬指古人云三字此一
副雄毅膽量儘足承當本分大事爲佛國一座
干城惟恐不能保重自是其是不恤路人指摘
且喜能容忍而不動心故爲冒昧相激耳昔韓
信遇淮陰少年受辱胯下子房遇圯上老人受

辱進履此雖庸人女子所不能忍者張韓受之而後遂志康時輔成王業始見丈夫氣量由是觀之世非無英雄爲王者師惜不遇黃石蕭何使其人鹵莽自用消滅英雄而不見也荆山之玉卞和始識伯牙之琴子期方知每多明珠暗投寶劍沉沒深歎相知不易而方外相知尤難得也况吾宗接人從來指東話西不盡明破正要激人自己發明明其本明無明不明庶不被一切語言瞞過眼睛所以云我無一法與人惟是爲人指路也君侯留心有年植學有本富於詩書六藝兼閱內典三藏豈不知真如端的而復作此說噫必要使老僧不能以古人位置君侯故意自我作古看老僧從何下口欲取鼓掌一笑耳但自古及今所有說禪者莫不臨機敲唱雖語有精粗工拙或取成句爲擊節未有將經論明文強立名相以爲瞞預天下人之器具非獨佛法禪道中不可卽賦詩作文寫字圖畫皆不可以憶見僞置所貴不落勉強造作得心

應手自然入妙世出世間從無兩箇道理試就詩文字畫與禪者說禪其體段作用無不相同者合而較之彼秦漢以上且勿具論卽六朝唐宋以來諸名公約之如臨濟興化趙州普化一輩說禪與陶靖節詩柳子厚文張顛字米南宮畫其真樸閒曠生趣流動意興勝而到者爲氣勢同也洞山雪峰德山雲門一輩說禪與李青蓮詩蘇轍山文顏魯公字仇十洲畫其清標高致酣暢堂皇情理勝而到者爲神品同也至大慧圓悟高峰一輩說禪法式詳明準繩大備則與杜少陵詩韓昌黎文王右軍字王摩詰畫其精微淵博周匝傳神意興情理俱到者爲體用調度同也若夫峭拔處如波浪兼天湧奔騰處如風雲捲地來幽韻處如蘭谷竹溪清香並至驚人處如海立天崩傾湫倒嶽霹靂火閃電光交加而來此皆不容一毫牽強捏撮古人作畧今人縱能摹擬髣髴斷無其全副精神氣力却不如自我作古之爲愈矣近之學儒學佛者皆

從外邊攻進去誰知古人都在裏面打出來是
以見地學地事事分明而出身有路也到這裏
吾又知君侯不耐聞宗有宗旨教有教源話成
兩段遂不分別而以教說禪未免指摩訶爲真
如體混作天不覆地不與欲換人眼睛言人所
不言爲人所不爲焉肯在裏面打出來務要外
邊攻進去自成一家居士禪老僧不啻游夏讀
春秋敢措一辭乎昔王荆公問張文定公云孔
子去百年而有孟子孟子之後絕無一人何也
定公以儒門澹薄收拾不住答之諦觀儒門未
嘗澹薄惜定公不曾遇君侯輩若遇之有不改
其語而答荆公乎蓋君侯豚肩不掩衣不曳地
瘠已肥國械樸作人能令老安少懷博施濟衆
雖古人不可爲者爲之誰謂不足以繼孟子之
絕學哉君侯名滿海洋德被大越聲價彌高而
久定矣苦老僧身無一長忝列法門三四十年
又不肯甘作泛泛之鳧隨流上下亦宇宙間一
離奇怪物君侯不肯訓誨則已反加稱許云法

中威鳳世上祥麟不使老僧愧殺抑令旁觀笑
殺也仲尼聖人矣老子尚云去其驕態毀其淫
志驕態淫志豈仲尼有哉而老子竟與言之其
意蓋欲借仲尼之所無爲不服之藥以藥石天
下後世之果驕果淫者使攻其弊以勉勵于道
故仲尼受之是知聖賢佛祖莫不以師友互相
攻激始成千古提綱爲世出之師也今余亦以
如是奉贖願祈教我海天風雨伏惟爲國爲民
珍重

去王宮里許爲國母府衡宇相望止隔一水門樓
高敞洞然闐然清溪環帶綠樹陰濃旁蔭板橋脩
竹叢匝不通雞狗園內波羅垂密椰實含漿花畦
藥欄參差掩映孔雀馴遶其下麀鹿眠食其間中
爲佛殿灑掃清幽蕭然物外別具桃源意况長夏
炎蒸涼生几席國母慈祥樂善爲人排難解紛施
予好生低枝巢遍綠鳥見人不驚到國以來四次
請齋皆極盡蠲潔雖珍玩器物余方注視卽舉以
供聞將北歸瞻依不得永久向國師前每有愴恨

之色復盛齋觀請余及隨杖兩序拜言曰弟子生長遐方老和上中華佛祖洋海阻絕一旦得覲慈光叨收爲座下弟子不可謂非多生之幸惟是駐錫未幾便爾旋飛國中弗獲常蒙法化使弟子輩無所依怙將奈之何不覺泣數行下聞者亦爲之歛歔余慰之曰老朽無能蒙王與諸弟子如此皈依恭敬詎忍言歸今欲別去不失常住懸望身繫多端殊非得已也然亦不在形骸爲聚散國母但能常行善事一心念佛無有間歇卽長相親近也若念起念滅征逐塵勞卽老僧鎮日對面猶隔萬里究何益哉聞言歡喜作禮曰老和上一席之談令人披雲霧而見青天乞書垂示俾草堂中常留法旨依教奉行也齋畢辭歸書自性彌陀說以示國母爲老僧辭歸故山特乞一言終身受持願生生世世常得親近也因曰修行捷徑無如念佛所貴諸緣屏絕六字單提心不散亂念必精誠朝念暮念直使不念而念念到無念念念不間念成一片莫不道合體同與天同高與地同

厚與日月星辰同明山河草木人物鬼神同消
息同禍福同貴賤同男女同遠同近同去同來
同飢餐倦眠同喜怒哀樂旣與萬物一體則彌
陀原非別有就在不亂心中流出誰言彌陀在
西方老僧在廣東國母在大越一念不生全體
現也稍一散亂去彌陀十萬八千里離老僧四
十五更路隔國母於大海却月岸邊六根纔動
被雲遮也舍此而論聚散見聞皆假合耳如目
前園林中之翠竹黃花不自謂我是翠竹黃花
以眼合色色識見也猶蓮池內之風動水流不
自謂我是風動水流以耳合聲聲識聞也乃至
鼻舌身意香味觸法亦復如是須見色不染聞
聲不住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遍虛空唯心淨土
盡法界自性彌陀彌陀旣是自性老僧何曾離
却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只
要念着本名十方虛空自然答應到這地步何
待老僧叨叨坦坦自知微塵世界自他不隔於
毫端也但恐不信苟能于此信得及華嚴經云

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故贈國母
名爲興信再寫一偈聊爲證信契券云

天上雲流地下土大越國中阮國母一聲喚着
一聲應西天東土別無祖不見秦國夫人龐道
婆拍掌何曾用手舞不見黃鶴樓頭千佛名崔
顥題詩張拙補不然爾之三昧我焉知貞慈二
字難爲伍彌陀老朽不同時同時坐臥孰相離
若謂相離互相失楚王之弓誰得之問在答處
答在問邊三身不二賓主歷然南來北往總在

現前須知今日是何日始信他年依舊年

陰陽者天地之正夫婦人倫之始顧易以扶陽抑
陰禮夫婦婚姻男先乎女男治外女治內夫爲妻
綱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不獨陰陽尊卑定位
亦以嚴閨壺之防使不致敗檢踰閑而生中冓之
嫌也大越風俗反是婦女任其所之往來貿易父
母夫子亦不以醜惡爲嫌以故采蘭贈芍隨在俱
有慨此風之淫靡不獲聖人興起教化以轉移之
適有客述占城張節婦事婦張某女祖籍浙江人

居此數世矣少卽修潔幽閒適徐某爲妻事姑以
孝聞丈夫從軍輒勉以忠義舉一子甫周歲而大
越與占城鬪敗沒夫死於海婦聞奔赴欲哀骸殮
葬無所從得晝夜號哭沙渚中忽浪決沙開半露
衣袂審視乃其夫服已手所製也決沙而觀果赫
然夫也營殯歸葬每思自絕念堂上白髮之姑懷
中黃口黽勉苟活女紅以奉姑養子矢死靡他強
暴數不能奪非天地正氣凜然稟於至性何以山
海窮陬頽風淫蕩挺然節義獨立不回若是乎惜
無傳其事者余聞急爲表揚庶蠻彝中知此爲綱
常婦道之正聞言而自愧耶因作徵詩啓冀羣起
而挽流俗焉并爲四言古詩

竊惟乾坤之正氣何以旣生中華還生外域旣
賦於男子而復鍾於婦人節義之弘綱乃竟有
在小戶非在大家有敗於白頭而特立於青髻
雖屬因材而篤實由積厚以光抱金石於中藏
凜風霜於後勁志不可奪一身兼爲父爲師事
克有成千古歎完貞完潔全家沉水國骸骨誰

收孤淚滴秋閨宗祧自任此古巾幗僅見之婦
亦今鬚眉少有之人也祖居兩浙生長占城徐
輔公元配節婦張氏者身系民家婚聯壯士皎
皎海天之月亭亭栢舫之風十七歲綵定紅絲
由是殷勤奉母百萬頃波翻白骨毅然慷慨尋
埋夏令女守志惟甘不足多耳杞梁妻聞喪遠
奔庶幾近焉值蛇鬼釀禍含沙至郎君捐生蹈
海赫赫王孫公子多遭國破家亾蕭蕭裙布釵
荆詎肯玷身負節徒切鸞凰於碧漢飛已失羣
無違夫壻於黃泉策當善後不知我者謂未亾
人之尚存豈有他哉念邈諸孤之誰育保毀卵
於覆巢之下守斷琴於冷月之中堪憐伯氏無
兒虛茲世代從此良人有子延彼宗支地下愁
心于今始釋天邊木鳳何日飛來顧國史之誰
收慕芳聲而當白老僧馳驅洋海他邦歎息閨
闈大畧魚軒不到處未遑請見於長安客舍獨
吟時竟欲徵文於上國仰祈巨卿名士勿靳華
袞瑤章短或咏長或歌頌其貞嘉其行挑燈展

卷紛紛雪照松楸落紙揮毫陣陣香生几席文
人被之絃管與明月梅花分韻野老播以詩詞
爲西山薇蕨生榮拋方外之磚引案頭之玉表
揚一婦足起九原倘太史之采風必先名節或
後賢之興感益勵操修謹布膚言代爲傳述云
爾

漠漠旻天萬形之斛茫茫九州太倉粒粟爰鑿
爰疏安流平陸設以綱常用分人畜賢聖秩興
禮嚴義肅體質成文彬彬或或豈必有方定中

華日如彼占城皇輿要服犀象攸居榛莽爲屋
家無吠厖林有樸簌壺範誰修女箴誰讀何爾
頽邦生此貞淑雖祖浙江婦由是育旣下喬柯
入于幽谷斯道冥冥長夜滅燭惟汝耿光見則
任獨幼賦端莊于歸孝睦良人從軍忠義相勗
霜杵流黃鳴雞盥綠鴛鴦在梁歡未云足倏忽
邊烽羽書馳逐伯也前驅王言焉宿匪爲封侯
義奮中觸酣戰滄溟舟指可掬馬革不還誓葬
魚腹全軍殲焉狗師奚錄杞梁無歸華州善哭

海水洋洋于何撈撫呼天告哀曹娥克續晝夜
悵悵骸露沙覆誠動彼蒼獲非所卜返厝先塋
同穴是祝回顧遺孤藐然誰鞠一死豈難忍先
祀感毀貌摧容拮据餽粥風雨危巢單雌依穀
日邁月征維哺維穀矢死靡他嗟哉強暴並處
淫風苦節自篤皎皎發光日南瞻矚爾嫠伊何
麗在荒麓中國如斯量斗載穀偏令芳踪孤標
洋澳持倫常綱秉貞節軸詎乏盈廷脂葦覆餗
朝楚暮秦容顏婢僕翻令鬚眉爲巾幗辱凜若
性成不緣習熟禮義同心如射準鵠無爲表章
沉埋珠玉是用作歌與日爭昱

客窓風雨偶與隨杖諸子言及故山大衆正在懸
念之際忽聞老僧還山或有普齋公覲供養十方
雲水可爲第一法喜功德也亦爾如侍者出禮請
募供衆錢糧緣引乃作疏曰

廣東乃四海五湖雲水來龍口長壽係十洲三
島沙門總馬頭是釋迦是彌勒莫不向這裏停
機若羽士若禪人皆要從此方着足放下折袋

聖同叅凡亦同叅打開鉢孟朝要喫暮也要喫
柱杖子只好各與一頓餽餅話爭奈不療衆飢
雖云修行人法喜可食還在有力者信心之田
變大地作黃金但聞斯語攪長河爲酥酪徒見
其名弘曹洞道臨濟宗空腹那討實事煮趙州
茶維摩飯飽餐卽是真機齋僧勿論百千員計
程約算二萬里吳絲越粟在中華自有中華施
主圓頂方袍化外國豈無外國英賢體旣三空
事須兩足修慧還當修福利已必先利他縱使
巨海爲羹滋一身安養不過獨善欲持須彌作
供非衆家出手何以推移遠處呼而近處應此
聲唱而彼聲和不拘鄭州杭廬陵米何分香積
芥甘贄金赤仄青蚨般般拈來寶庫牛車馬載
一一運上鍊船直教肚皮脹穿管取日用酬畢
天地間何方無美才如生長中華聖賢佛祖開道
旣久而復處於通都大邑賢士大夫爲之楷模高
人碩彥共相資長見聞廣遠日陶淑於詩書禮樂
維持世道則有儒宗補化人心更有佛教其人志

行正大甚易至若生於山陬海隅向爲儒釋聖賢
化所不及旣乏嘉言懿行以爲儀型耳目習熟皆
匪辟作僞之事卽欲一人守正媚嫉者從而非議
之摧折之非挺然出類氣骨鮮有能自樹立者矣
到國來燕見文武士夫常畱心物色如掌清東朝
豪德醴泉該伯輩皆表表喬楚然此數老境遇猶
順惟王三兄韶陽侯所處爲難孤行獨尚不肯詭
隨流俗累爲風波挫抑賴王洞鑒得免終不以此
改其操卜築臨流蕭灑茆屋數間秀卓草菴栽花
種樹掃地烹茶絕無一點貴介通侯氣態與人交
懇惻謙和而胷中涇渭不爽於隨杖中屈指數人
悉引爲知己家甚貧有所得輒揮去屢空晏如也
余到卽往來親密一片素心依依奉使他往亦亟
差人致候所往土產雖薄必獻貨於王得二百緡
一席齋餽散去備極珍美鋪設精嚴吉蠲半月知
余不可畱頻頻過寺言弟子一向孤立欲披剃爲
僧數矣幸老和上來得所依恃今又棄我而歸將
不復有意人間世矣弟子雖慕出世之道而賦性

愚蒙未能稍識其中旨趣不審日用如何用功方有趨向願不吝慈悲異日或得一知半解不辜皈依老和上爲弟子一番似此可謂貴胄中矯矯者不讓中華有意思縉紳達士後數日復有書來求開示旣愛其人又嘉其志因復札示以奮勇直前而贈之以偈

來翰諄諄與老僧討一言半句作工夫下手之把鼻非大將軍有八面威風曷能身在世間心遊塵表而念茲在茲乎敬服敬服然老僧竟無

一言酬答偶記得韓信破趙設背水陣陣背水使三軍進得退不得正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也若未敵之前人人有一條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之活路於胷中則炮矢相交之際無不向活路上逃走矣誰肯盡命奮前而力攻乎兵法如此學道人做工夫亦然先要令熟路生疎不怕生處不熟也今以高峰行過來那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這箇話頭與吾公作破趙司命時刻提持無至走失若使活路上逃去了便不能

背水設陣矣老僧聊爲立箇漢赤幟就請努力
向前

五月日南真火裏青蓮尚爾出朱明譜聯玉牒
朝中貴心向雲林教外清八面威風名將意一
溪碧水道人情等閒不唱滄浪曲珍重煙波別
調聲

客有言歸帆風信須及立秋前後半月西南風猛
一帆風順四五月夜便抵虎門處暑後北風漸起
水向東流南風微弱不敵東歸流急難保爲穩便
矣蓋洋海中橫亘沙磧起東北直抵西南高者壁
立海上低或水平沙面粗硬如鐵船一觸卽成齧
粉闊百許里長無算名萬里長沙渺無草木人煙
一失風水漂至縱不破壞人無水米亦成餒鬼矣
去大越七更路七更約七百里也先國王時歲差
澱舍往拾壞船金銀器物云秋風潮涸水盡東河
一浪所湧卽成百里風力不勁便有長沙之憂六
月初三辭王定於十五日下會安料理歸程趁立
秋風信王畱齋每至話別輒慘焉哽咽言自老和

上到來果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箇字之惠况
往年洋船所到多不過六七艘今歲十六七艘國
用饒益咸賴福庇也未識此番還山肯一再來否
半年熱鬧一旦寂寞令人何堪不覺零涕交頤道
駕旣不可畱乞諸隨杖中畱二人於此俾朝夕盤
桓如對師顏老和上之命某無不從某之願亦乞
老和上曲爲俞允余曰王之皈依供養豈忍遽違
然吾北歸勢不獲已常住公事粗完常再來握吐
至隨杖衆中或自身抱病或尚有老親或年少未
可遽離師長旣王心拳拳應回寺詢酌二人陪奉
左右可也約十三日備餞贐歸遣侍告行辭謝於
宰官檀越皈依四衆弟子半月內贐餞者絡繹一
如啓行之在粵東焉惟國舅左太尉侍者踵門三
揮而退懷刺以歸或閤者之弊因馳札告之
僧係曾人之義曾不爲人者爲僧可乎遂有求
薦權貴無由自稱孤高欲趨聲勢不得以爲抱
道至於裝清作傲陽是陰非滿口修行通身詭
譎如是禿頭之流欺瞞俗人失利於君子最賤

相辱沒佛祖法門寧不痛憾也哉老朽向在故山每爲當道愛敬必請再三而後赴亦爲修建叢林接待雲水萬不得已隨機酬應從不輕易造次自抵國來無論王親貴戚將相公卿槩不往謁卽蒙先施者唯侍僧代答正避此嫌耳前者極承大士專使頒翰惠以金幣厚貺適在病中冒申不恭之却心殊抱歉終未走一札鳴謝知過量自能宥我於禮法之外不復區區刻下還山遣侍告行此人情之所不可無矣乃至府上當管閣人却曰今日國舅公出槩不畱帖或亦有之次日往投復却曰今日國舅與各官會集不理閒事吁嗟乎侍僧三次踵府皆以揮退不得達束於大士前深自悔而歎惜之且不獨自歎自惜已也昔者周公爲相禮賢下士莫不吐哺握髮於一沐一飯之勤故得稱爲聖人竊聞大士立朝有鋤奸扶正之明無人不交無事不經無言不慎無呼不靈不日金甌應卜則亦本國之周公矣惟是四海之士輻輳於門進之

出之權在閹人而使大士居周公之位不得吐
哺握髮以繼周公之德其可歎可惜又當如何
也不然豈閹人具眼令進見者必賢揮而退者
必不肖耶又不然必峩冠博帶之貴人不待到
門則揖而進之枯槁無庸之侍僧則三揮而退
之耶老朽雖方外廢人曾叨大士重愛尊札云
久仰老和上慈悲度世日以賤冗尚未親詣座
前專遣堂官代爲頂禮一芹奉獻惟祈晒存容
當請益法誨不盡又聞大士每向同朝親友言

老和上不棄偏邦惠然肯來紀綱禮法道德禪
宗種種垂教實吾國王臣之福細翫此語諄諄
護持吾道斷非先恭而後倨如此也是知大士
被閹人瞞蔽在老朽一束不傳不足爲輕重恐
將來有高賢異士奇謀碩畫可以裨益軍國政
事爲其所誤彼不肯再曳裾如海之侯門則受
累非小矣然閹者焉識諸子百家中儘有出類
之人又豈知儒不在章甫縫掖釋不在秃髻緇
衣而天下之求儒與釋竟不能外此二者推求

人多錯認定盤星未免可歎者矣知我罪我畧

陳忠告

數日商酌要畱二人於覺王內院焚修所慮不易
畱亦恐難有當始終者大約此方原未深知道法
惟是光頭漢不問青黃黑白便稱大師男女奔走
送供已而終以財色喪其所守求確乎不拔者實
難其人隨杖衆中况多水土不服或因親老不能
久羈海外惟後堂慶愚知客天雨二人可以緩歸
遂訂畱之十三日王仍無齋送意復往辭之兼語

畱二人王甚喜至十五日大設供演戲凌晨命內
監延入宮陳燼送庭實淨資等焚香搭衣禮拜獻
曰蒙老人不吝慈悲種種開示治政民情修身禮
法深愧國土貧狹不足仰酬供養萬一惟金鉢杖
奉供座前卽某常侍左右耳本意曲畱老人再住
兩月稍待暑退涼生撥船相送旣於二十八日決
行不敢相強矣某預領闔國文武羣僚王親國戚
同往海口候送蓮駕使中華聞之知國中奉重老
和上如是聊盡此心耳齋畢別歸次日公主設齋

海內外紀事卷三
三
餞行演戲中席王攜小侯至重整筵席讓王小侯
先唱演凡演戲主人置大鼓座側時或擊三兩聲
亦古擊節遺意也是日王暢甚自槌鼓爲節唱之
聲調旣殊舉止蹊徑復異彼中人看之津津余覺
索然王先回余亟辭公主苦畱言老和上尚有三
四日在國中寧不畱片刻稍慰眷戀之意乎復歌
數闋余復告辭公主作禮懇求開示秉燭而歸書
卷示云

令弟賢王虔請老僧來國奉重皈依精誠爲道
以爲至已何期賢公主全身在富貴纏使中能
求授菩薩戒復懇開示可謂信心極也然要知
信心二字貴在一箇無字何故以有信則有不
信以無信則無不信若使依他起信未免初心
有退常住真心如在虛空退至何所故淨名云
不信一切法是名真信心近時寺院沙門大衲
全無眼睛凡見燒香禮拜人來有些布施便稱
其爲信心試問伊心是何物如何生信管取口
似磨盤蓋不知心者能轉萬物萬物不能轉之

宗旨不爲物轉方能處貴不驕處富不傲處鬧而靜處濃而澹得失不遷喜怒亦如今公主豈無男子根性不可便以國王之姊駙馬之妻作女流觀也大凡有此形軀者最怕癡情戀愛習染熟境是爲水性水性卽婦人也苟若情不癡愛不戀不住聲色熟境更能推此及人互相發大信心究竟本分事便是解脫解脫卽丈夫也豈可區區以裙釵脂粉而分別是調達不應生陷地獄而龍女不應頓成正覺矣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世間衆生之大患耳以聲色偏邪而沉溺生死輪迴皆由一念癡愛心不能舍離日用夢寐總被癡愛相牽念茲在茲直至老死臨命終時隨其癡愛熟境而變現之正在迷戀處忽化爲雷電水火夜叉羅刹劒樹刀林以至猛虎豺狼毒蛇惡蟲一齊俱來齧嚼怕怖倉惶求脫無路始悔從前不應生此癡愛之念業已習成悔之遲矣若想脫離此苦必須趁此色身少壯血

氣未衰及早將平日情愛繫戀拋棄一邊但信此心無生無滅決定成佛便有快樂勝過現前之樂百千萬倍隨身受用使莖草皆成瓊樓玉殿非爲奇特又勿謂此已成佛之神通變現也夫世人昧却自心不向本性上立因作果受之道有不被情癡熟境迷戀乎卽試以莖草論之草係最輕賤之物籬落下道路邊何處不有自天子王侯士大夫并后妃公主以及貧富庶民無人無此草恐不肯作草芥觀苟看得破則有

棄三界之樂如草芥者有棄百年富貴繁華如草芥者有棄食前方丈妻妾成行如草芥者有棄一身四大五蘊如草芥者有棄郭家金穴鄧氏銅山如草芥者惟其能立心轉物空諸所有不癡愛于心外易腐爛之草芥孜孜以生死大事爲念將一切如草芥棄之成就自家不壞之安居便是隨身受用所謂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也又非自然得亦非從他得只將平日情癡欲愛一旦盡棄惟有自心本來清淨本來具足

一切佛果菩提皆從此心流出矣是故不信一切法是真信心公主以此寶重則吾孝順弟子也

十八日王先發舟出海口解自佩金刀命內監贈余爲戒刀道所持贈之意使得在老和上手中時時拂拭不至鈍置光芒透露願求斷絕煩惱也今文武俱隨王駕候送前途海口乃王都順化出而之他府門戶也蓋大越國土總是一山曲折起伏於巨洋中或向或背皆依山傍海而爲都邑山峻水險樹木叢鬱多犀象虎狼各府無徑路相通凡從一港所入盡可通之地爲一府別府則另一港故適他府者必從外洋循山而入他港近岸則浪大難行遇好風信一日可達否則便爲半月十日之程洋艚從五月時放至會安會安者升華府屬自順化到會安陸路須經艾嶺卽輿記謂二三月時艾花開流入海魚食之化龍者是也山峻暑毒度嶺惟艱將必乘舟沿海爲便至廿八日三鼓時分該伯監官撥紅船澱舍各八頭運載行李侵早

戒子四衆駢集衆軍執金槍刀排道國人聚觀者
林立從寺門直至河津登舟之頃拜送衣袂揚塵
對面莫覩鳴鉦解纜揮涕成雨至有號呼動地舟
棹中流夾岸沿河而送直至路窮水遠佇立嗚咽
目斷而返余亦不禁泫然念彼輩之不獲隨我而
歸也船頭坐一官尾立一守舵者每船棹軍六十
四人中設朱紅四柱龍架橫擱一木如椰子一軍
坐擊之棹聽以爲節船應左則左應右則右或耶
許或頓足無一參錯者悉於椰乎命之乍聆者不
知所爲音節矣船長狹狀如龍舟昂首尾丹漆之
不能容爨具竊訝多人飲食無所從出余攜茶食
自給棹軍赤體暴烈日中惟貯淡水一缸渴則勺
飲餒腹而用力不衰固堪悲其勞悴然亦足驗此
軀無事過爲安養反令驕生而不能勞矣轉至大
河數船雁列衆軍鼓勇行如矢疾注目兩岸莫辨
馬牛將午抵河中寺極望瀰漫爲洋海奧區波濤
衝激所不及淺瀨淤泥水草交加魚蟹蜃蛤之藪
平隄柴柵水楊生焉茫蕩間有結茆半椽者殆海

利謀生之巢居乎寺處平壤三面臨水門外百步
卽淤塗遠近蠓花爲隄楊柳蔭其上微風澹渚弱
藻縱橫烏魚泥蟹寄生螺之所泳游行人折旋嬉
戲歸興放眸思何如也比至蒼松翠陰數百年古
木國中諸山無非檳榔菴摩椰子各種雜植松則
此僅見者矣穿松而入不築圍垣有方池環繞殿
外與潮汐消長枕海地低所固然耳池中赤鯉無
數隨行爭以象耳餅投之羣起嚙嚼往來自得絕
不畏人蔬畦瓠架雜卉叢菊分布松根隙地殿後
一松大數抱虬枝古榦輪囷離奇自是千歲之物
上葉蟠鬱成毬傳記松尾成毬下必有茯苓琥珀
然不敢張其說以戕此美蔭矣該伯監寺延入殿
中供齋監寺戒子也齋畢還舟解纜回望紺殿朱
檐蔽虧於細柳高林與水煙雲日相照媚恍若蓬
萊閬苑矣咏河中寺詩

綠柳垂垂隱梵宮鐘聲迢遞滿河風竹籬草徑
浮嵐掩石壑霞樓倒影空候食紅魚吹水上啼
煙翠鳥落花中王家祠廟陰森處迥有靈光射

海東

水聲山色澹秋容翠拱南湖六七峰地湧珠林
金粟細風清香鬣碧雲重門前露壓千竿竹殿
裏濤生四面松焉得故山諸舊好月明都在小
橋逢

潮上蘆雞兩岸聞中流煙寺絕塵氛客來南國
傷青草僧在西窓夢白雲鳥語寂時清磬遠山
光斷處隔河分徜徉松下無餘事吟罷歸舟已
夕曛

暮至海口停船王已着人備饌相候矣去王行幄
尚里許夜暗未及相過各遣人致聲而已次早請
見掉舟往造王架水閣於中流四面戰艦圍匝爲
門以入旣見喜不自勝言今日之喜卽爲他日之
悲此番良晤別後海天盈盈欲覲慈光未知何日
也惟望不惜頻頻遣侍師渡海庶幾如見老人道
容或者家山公事圓滿不辭跋涉肯一再來尤意
外之望也某亦居位數年世子長成堪理政事卽
擇賢良輔導傳之某將削髮爲僧了吾末後大事

既蒙明示亦覺宿世元係大明僧偶然失足至此
豈肯終身爲富貴聲色之汨沒而昧本來乎畱戀
篤摯訂明日備席于圭峰永和寺再餞周覽大洋
於此可以目送歸帆也至夕出涼枕西域磁針諸
細巧物相遺越日繩輿已夙駕河干矣該伯小隊
爲導朝靄斷連一阜纍然去不數舍曙煙未散人
隔尋丈但聞喧呼旭日隙光中有頰焉弁出而不
見其下者有雙足動踏而不見其上者沙路叢生
篋笈枳棘田多種薯居民有鋤薯而牽牛以食薯
蔓者薯大或徑三四寸蓋沙土鬆而宜此也夫至
山麓徒御小憩始登不甚高稍陡峻以斯委折而
上磴道隨土石爲之臨崖爲欄檻以防險仄悉掃
除整潔多美蔭可坐僕夫揮汗喘息聞林莽鐘鼓
聲甚近然窈窕離合猶移時始至寺踞山巔雖不
弘壯亦牢固潔齊山寺規模則爾也諸官延入擺
茶畢衆道出山門大地平行可數十畝茂樹婆娑
坐息其下時當午天氣清明縱目一觀水天相接
波濤射日銀山金嶂卷地而來直撼山根響震林

表若怵惕其漂沒以去者不知距海猶數里也古
人謂登太華則黃河直撼其下亦若是耶蓋太華
高視遠疑近茲則海大勢迫若近爲不同耳詩四
章

網輿十里到層峰半嶺風傳出谷鐘遙見人行
雲外石忽驚果落寺前松上方細雨啼紅鳥下
界飛濤挾白龍放眼乾坤舒一嘯望洋絕頂倚
孤筇

宴會凌霄法界開離人去國重徘徊花明遠岫
僧初出磬響高林鶴自回幽徑曲隨芳草引閒
心遠爲探奇來行吟暫憩香臺畔短髮離披坐
綠苔

招提鼎建永和年古殿憑虛滄海邊平地霧來
山作浪半空雲起屋如船秋光遙映千村竹日
影翻流一壑天貪看夕陽崕畔立畚僧禮我乞
枯禪

蒼崕百疊踏晴空應接林巒路不窮茆屋半開
秋雨外煙霞斜鎖翠微中異鄉地盡雲依水近

海天低草戰風記取登臨當此日勝遊知復幾
時同

圭峰突出海岬所見皆海右手一帶蒼山爲艾嶺
沿山東北上爲會安港口舟行將來便徑云羣山
皆峻嶒聳削獨幾點青螺如髻覆於羣山之下與
粵東七星巖相似監官指曰此三台也寺居其中
爲果國師道場矣因言此山多巖洞有如門者如
牖者爲衢巷者堂者房者如釜鬻樊籠者莫不玲
瓏爽塏可坐可臥可以彈琴咏詩琅然清圓聲響

答和顧老和上明日之所必遊矣余方以圭峰雖
大觀而無幽邃巖壑可以揆求翫賞聞之恨不一
時放舟以去矣齋後復出四覽作別還舟天色入
暮欲造謝王并告開船適王兄諸公攜素榼攀話
散時二鼓倦且欲寢矣平明王方與諸臣轉棹遊
河中須候回面別况此中拳拳如飲醇醪令人自
醉不能忽然便去也是日間暇續成曉發祖湖抵
海口詩四章

百槩蒼茫發五更舟師擊柝曉風生天邊月落

他鄉影海外潮流故國聲碧水旋翻雲樹暗金
蛇天矯浪花明遙看宿草朝暎起野寺浮空畫
可成

清秋撥棹疾如馳不覺篷窓過釣磯岸上馬鳴
尋獵去湖中人語趁潮歸青山帶霧迎船出白
鳥驚風背水飛漠漠海天如足練隔林小雨更
霏微

征鏡銅鼓響沙邊漁火光吞水底天夾岸不分
三里霧輕舟衝破一湖煙何方羌笛吹無盡待
曉秋風影自妍縹緲疎鐘來渡口却疑珠浦問
花田

舟行隱隱亂山依一路煙深似翠微芳草遠思
隨畫舫水雲明欲上秋衣隄邊獨樹窺人立沙
際游魚破浪飛露下烏啼天曉月懷鄉老客趁
風歸

夜半始聞王還水閣詰朝國師來聞余欲往辭曰
王多情老人若見彼又遲留不舍反致耽閣不如
只管收拾放舟瀕行修書遣侍告別足矣某日今

海夕紀事卷三
一見王從陸路先去會安料理候老人駕也余曰
然因令先行從順化送來四衆各慰勞遣歸傳衆
船官軍決於今夜二鼓開船作畱別長歌一篇修
書着侍詣王辭謝云

老僧與王若非宿世願力相訂而來隔絕海洋
萬水千山曷能有此格外之知一行隨杖五十
餘人到國六箇月盡飽天厨妙供終日對高山
坐春風賦詩作畫論古談新受無量逍遙自在
之福有不戀戀於斯輒欲辭歸者乎蓋故山破

院子有六七則公案未了同堂叅學僧有四五
百本分未明兼開門七件事皆望老僧一身不
得已竟擇六月廿九日長行曾於初三告辭感
王相畱甚切乃以衣鉢瓶杖沉香寶蠟名花異
草種種供養使龍天歡喜緇白讚仰王家福田
真與尋常不同也自愧舌短言長不能以世套
稱謝但對三寶合掌念誦國泰民安而已雖云
師生名分何用區區終難恣然掉臂而去細檢
行囊又無長物畱別思思量量惟詩文庶可表

揚有道遂作七言長歌一篇壽山石章一方篆
昔日中華僧今朝南國主十箇字亦取吾王不
昧本來而贈之詩以頌德傳芳石以岡陵永固
聊爲千里鴻毛置之案頭可發一笑耳解纜在
卽滿擬再過握吐一恐擾瀆國政一恐重煩遠
送因以中止特遣侍者持數行代面老僧行矣
秋風乍起冷暖自知伏惟道體珍重永爲海邦
作主臨書致囑

故山別後行踪失王在南天我在北我王出處

世間殊一段靈光分未得不然萬里之外復大
洋簡書胡爲至吾側欲赴長安病忽生將去還
畱豈人測到時正值花朝前花底初逢如舊識
鳳着虎額面銀盆位正南離不自尊獨向袈裟
開笑口銀安殿裏創祇園成就千僧具衣鉢戒
牒寶印用無論身勞佛事不知倦聲色雖邇非
心存宮中閒日垂紺髮不作人王作菩薩夜半
聞鐘披七條不道老僧無佛法親率王臣眷屬
求家珍信手傾筐篋支離自顧抱慙惶那解恩

情轉周洽香海團圞已半年忽憶家山未了緣
相看詎忍言離別秋風一發無歸船問我何時
許再見欲語不語殊悽然強畱隨杖僧兩箇庶
與晤對如我前王今眷屬皆佛子與王同居塵
刹裏須識神光左右間詎隔滄溟一滴水暫時
分手還相見觸境參商從此始幾回話別重流
連深情於我終難止臨行解贈金戒刀無以報
之心鬱陶長歌賦罷不成句窓前竹樹風蕭颯
他宵月下遙相憶應知獨坐展揮毫

廿六午後人始從王處回報準備開船事忽西北
風暴作揚沙偃木大雨如拳路上行人目不能展
羣舟依岬而纜獨余傍岬一大座船爲會客及隨
杖坐臥之所余畏熱繫紅船於外便於晴明撤去
圍閉纜索不牢爲所漂蕩守舟軍力少不能抵岬
軍見之赴水牽挽者四五十而暴風大雨鼓湧浪
勢無能爲力竟吹至中流沙淺始得稍定舉皆惶
怖余固知風之所來縱漂漾也只至此故坐視晏
如任一身之沾濕而已雨晴纜定隨有撮余從陸

爲實落者亦有言澱舍爲穩便者議論紛起多官
皆微笑默然視余所指以上愚智余曰諸公之言
何其惑也余自發足時籌之熟矣決坐紅船下會
安豈因一陣邪風盲雨便爾變易耶從路去五六
十人隨身鋪蓋夫馬二三百已自勞民况酷暑天
時長途峻嶺現病者幾人能無慮乎若澱舍遲重
難行曠日經久或遇風雨至如今日風雨非日日
常有縱有亦在未申時分斷不在此夜我們今晚
趁風便二鼓開船渡海平明入會安港午抵三台
山寺但恨無今日風雨耳有不尤增一段景色耶
諸公且休擬矣余殆守初志而不移者也衆官方
合掌笑曰果然老和上所見卓絕也俟出海時方
知紅船之妙耳然衆中終有移行李過澱舍者須
臾具餼糧貯淡水供給軍人進晚膳艤舟相送諸
貴臣咸曰此番聚首未知何日再覩慈容言訖眷
戀依依揮淚而別